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 人民主体性思想

雍梦茜 胡立法

【提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促成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资本主义私有制掩盖了人的自然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实践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路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则是人民主体性思想的终极目标。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一脉相承。

【关键词】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人民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8)01-0013-09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①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从而恢复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压制的人民主体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代名词,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写作中基本形成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民主体性思想。

一、为了人民的利益是马克思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

1843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马克思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动因。换句话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揭示物质利益背后的动因,寻找人民贫困的根源。

在1842~1843年莱茵报期间,马克思遇到的第一个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林木盗窃事件”。19世纪40年代,处在破产而极度贫困状态的普鲁士小农、短工、城市居民,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去森林采集枯木残枝和砍伐树木,用于家庭烹饪和取暖,这是他们的世俗习惯,也就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但是,他们却为此常常与林木所有者发生纠纷,林木所有者将贫困者捡拾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页。

木残枝和砍伐树木的行为定义为“盗窃”，要求进行法律惩处。尽管在1826年通过的《普鲁士刑法典》中有对擅自砍伐和盗窃林木行为有进行严厉处罚的条文，但所谓“盗窃”林木的刑事案件仍然有增无减。但普鲁士当局不是从变革社会制度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试图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所谓林木所有者利益。莱茵省议会于1851年通过了包括有关林木盗窃法等在内的多部法律。林木盗窃法的通过，引起了贫困人民的强烈不满，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也写下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他力图寻找容克地主当局通过法律剥夺贫苦人民被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捡拾枯木残枝权力而保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背后动因。

在莱茵报期间，马克思遇到的第二个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普鲁士摩泽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农民因贫困而破产的经济问题。1842年12月，《莱茵报》发表了驻摩泽尔地区记者彼·科布伦兹两篇描述摩泽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悲惨处境的通讯。通讯的发表，引发了莱茵省地方当局的不满。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就摩泽尔河流域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状况与《莱茵报》展开了辩论。他指责《莱茵报》的通讯报道“罔顾事实”，并要求记者用事实来答复他。在此背景下，为回应冯·沙培尔的指责，马克思撰写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组文章并于1843年1月15~20日陆续刊登在《莱茵报》上。文章深刻地揭示了普鲁士的国家制度及其治理是造成农民生活境遇悲惨的原因。尽管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发现或找到国家制度及其治理背后的客观关系，但他已经意识到需要研究和寻找这样的客观关系，从而揭示农民贫困的真正根源。摩泽尔河流域农民的贫困，必然是由某种客观关系支配着的，这种关系产生了普鲁士的国家制度及其治理。所以，普鲁士的国家制度及其治理只是导致农民贫困的表面现象，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物质关系支配。恩格斯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①

二、资本主义私有制掩盖了人的自然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

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看，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其他自然界中的动物一样具有种种自然的欲望和需求。但人又区别于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因为“人的自然存在物”是“类存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②“类存在”和“有意识的活动”，表明人又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反复强调，“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③由此可见，马克思主要将人理解为社会存在物。尽管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主体”这一概念，但“类存在”却蕴含着人民主体的思想，“类”便是理想状态中的人民群众，因为，“人同作为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④在马克思看来，人处在一定的、必然要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社会关系中，是社会主体。

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

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马克思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证了人的二重性——人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认清了人的本质，从而形成了科学的人民主体观。

在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及理解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揭示了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在劳动中实现了统一，从而揭露了商品所掩盖的人的“存在秘密”。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所以能够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①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源于劳动的二重性。“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② 劳动的二重性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揭露了人的二重存在，即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在劳动中实现了统一，从而破解了人的“存在秘密”。

首先，马克思论证了对象化劳动是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的主体性的根本体现。人首先和动物一样，是自然的存在。但是，动物的生产和它们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而人的生产却使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为自己意志的实现和意识的现实化。换句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作为自然的存在，人首先必须满足自然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是通过对象化劳动实现的。这种对象化劳动即具体、有用的劳动，它生产出的使用价值满足人的特殊需要，反映了人的自然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这种对象化劳动却被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异化劳动理论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并没有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了劳动本质的异化。他说，“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③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不得已受雇于资本家，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劳动成了带有强迫性质的活动，人作为自然存在的主体性因此被掩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④ 《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私有制下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的对象化劳动与（工）人之间的对立。“以前，生产条件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时，这些生产条件是工人所遇到的与工人相独立的东西。现在，工人遇到的已转化为资本的并与自己相对立的生产条件，是工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作为前提的东西，现在是生产过程的结果。”^⑤ 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前的生产条件是独立于工人之外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但资本主义生产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反而进一步生产出了与工人相对立的生产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生产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1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动完全不属于自己所有，反而同工人自身相对立、相异化。

其次，马克思论证了社会关系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主体性的体现途径。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劳动，可以双重确证自身和他人的存在。一方面，通过劳动享受到个人的生命表现，通过劳动产品使这种生命表现对象化，从而可以直观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通过他人享受我的劳动产品或者我享受他人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证明他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关系应该是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互相体现的，只有这样，人才能够“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但在资本主义庞大的商品堆积的世界中，人和人相异化了，异化劳动生产出一种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资本家，“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②也就是说，是资本使工人陷入物的依赖性中，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关系不仅受物的关系支配，人不能直观自身存在，而且还被不断生产出雇佣和被雇佣的生产关系。“不仅劳动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作为资本同自己相对立的劳动条件，而且资本也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自己所需要的生产的雇佣工人。”^③可见，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种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同样受到抑制和奴役。

总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成功揭示了被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所掩盖的人的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也就内在地包含了人是自然的主体，也是社会的主体的思想。

三、实践是人民主体性思想的“主体”实现路径

既然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的主体性——劳动被异化，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主体性——社会关系被扭曲，那么就要分析人的主体的现实状况，恢复人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通过对商品、货币和资本之谜的解答，阐释了人的主体恢复的实现途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大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发现和揭示了更为深刻的人与人的关系。“劳动力”的引入，使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关于“物”——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的科学，转变为一种关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分析。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可称为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可以这么认为，人民主体性思想其实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内容之一。

首先，马克思以现实的社会和活生生的人为出发点，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充分认知，恢复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人们通过社会实践，一方面创造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奠定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并且这个创造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人们在继承既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一代代人继续创造和发展着他们的生活，从而奠定了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正是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④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历史不过是人民群众追求和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总和，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历史是人能够从事“自由而有意识”的历史，从而，马克思进一步表达了历史主体是人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43~5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

群众的思想。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已然不是人类积极本质的体现，劳动异化现象普遍存在，这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否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揭示。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①“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② 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导致了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和劳动过程相异化。马克思进一步分析，由于前面两个异化，还导致了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总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通过产品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不仅不断生产出与自己相对立的财富和资本、与自己相对立的劳动过程，而且还在不断生产出与自己相对立的生产关系、生产出自己与人的类本质之间的对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马克思再次指出，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本身，也就是说，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断生产出与自身相对立的财富，这是一个不停顿的运动过程。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的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时，马克思同样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这种关系的再生产……与工人相对立的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也作为统治工人的财富，作为资本……工人本身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③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雇佣和被雇佣的社会关系，就是在不断生产着奴役自己的生产关系。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受排斥，不断受到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人们在这种劳动中不能肯定自身，也不会感到幸福，而是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深刻批判，马克思才看到了劳动群众的主体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其次，马克思根据人的主体性实现程度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它们相对应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阶段。《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阐释有关人的依赖性社会时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生产能力发生在狭小范围内和固定地点上，人的主体性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从而被自然压抑着。也就是说，自然压抑了人的主体性。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社会是物的依赖性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相比，生产力虽然得到了巨大发展，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也的确得到了提升，但是产生了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客体力量——资本。这种力量一方面异化了人的物质生产劳动，使之不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另一方面扭曲了社会关系，人的交往的扩大是在资本的裹挟下实现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本身不是人的自愿交往，是一种被迫的交往，一种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关系的交往，在交往中，甚至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由此看来，在物的依赖阶段，人尽管超越了外在自然对人的主体性的限制，但是却又陷入到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限制之中，人的主体性又受制于资本的束缚，未能得到充分实现。值得欣慰的是，只有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到来，人的劳动的目的与手段统一起来，真正实现自由自为活动，人与自然之间不再对立、人与人之间也不再对立，人也不受资本的束缚，从而主体性得到真正实现。

最后，马克思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不断发展的实现途径——实践。马克思认为，当人开始生产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44页。

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通过实践进行着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也进行着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在实践中，人通过对实践对象的加工，使实践对象产生着符合自己需要的变化，因而，对象性实践活动体现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一般时指出，“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象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界，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① 无论是哪个社会形态，物质资料生产中都存在着包含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界的抽象的生产一般。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作为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生存方式，是人的主体性实现的基本依据，并集中地表现着人的特性，规定着人是能动的社会存在物以及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状况，蕴含着人的目的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马克思还认为，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马克思的论述进一步昭示，通过实践，人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证，实践赋予人以主体性。所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② 实践不仅创造了世界，还创造了人本身，它创造和发展了人的主体性。

因此，要恢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必然要通过实践推动社会发展，这包含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也就是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

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民主体性思想的终极目标

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时，人不再划分阶级，而是各个人，只有到了这一阶段，制约人的主体性因素才最终消失，人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因此马克思人的主体性思想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深刻阐释了广泛而真实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状，并积极探讨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可行办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诸多经济范畴和社会现象中，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三种物化现象，并发现拜物教的实质是关系的物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支配着活劳动，而活劳动则生产出物化劳动，但物化劳动却又属于资本所有，从而反过来支配着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使用价值（资本在这种使用价值上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和作为资本（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这些生产资料，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于是资本关系的生产，是与作为使用价值的“物”的生产紧密相连的，资本表现为“物”本身，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是以“物”的再生产表现出来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异化劳动和资本时也指出，“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物化劳动。”^③ 在这里，资本清楚地表现为“物”——物化劳动，而物化劳动则是由资本支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02页。

着的活劳动生产出来的。因此，在资本视野下，活劳动——工人和物化劳动一样，都是“物”，是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物。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对资本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时，继续阐明了资本对劳动的这种物的支配关系。他说，“工人的客观劳动条件（原料，劳动工具，从而还有劳动时的生活资料）完全地或者至少部分地不属于工人，而属于工人劳动的买主和消费者，因而作为资本和工人自身相对立。”^①正因为如此，“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②此种状态下的劳动者，是缺乏主体性的人，被抽象化为“物”，其生存必须依赖于资本，被资本奴役。由此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不仅被资本家奴役着，也被“物”奴役着，劳动者毫无尊严和价值可言。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使得人被物奴役着，因而丧失了主体性。

因为人被物奴役着。而这种物化只是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必然消逝的经济形式。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民思想境界的极大提升，人们对“物”的痴迷不会再如当时那么疯狂，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会永恒，必然会被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

那么，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实现人的主体地位呢？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掩盖了人的自然主体和社会主体同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能够使人真正实现自然主体和社会主体的统一。“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和“物与物”关系掩盖了的人与人的关系，造成了所有人都偏离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是将人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并致力于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形成一个统一整体，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显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是包括机器在内的生产条件所有者、共同占有者；工人也是社会化的工人，他们通过相互平等协作从而为自己生产财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不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自己生产财富，而且还在不断生产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从而人的自然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和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相互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不仅能够凭借自己的劳动实现对物的占有，而且在社会化的、和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中通过我享受他人的劳动产品和他人享受我的劳动产品，实现自己的本质。总之，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追求人人平等、追求共同幸福的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当然，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阶段，人民主体性的实现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是人民主体的初步实现。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使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实现了主体地位，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力量正在被消灭。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的人民主体地位还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的主体地位，个体主体需服从集体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社会生活中的贫富差距仍然存在，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客观原因失去主体地位。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人民主体地位才能最终实现。因为，实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生产工具和财产归全体个人，分工消失，劳动者最终实现自由自主的活动，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个人的能力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这个阶段，个体主体性完全实现，共产主义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

六、余论

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被私有财产掩盖的人的自然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的实现，指出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确保人的主体性实现，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将之明确写入党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品质，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好诠释，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阐释的人民主体性思想一脉相承。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对人的生存权的尊重，是人的自然主体性的实现。人作为自然主体存在物，不仅有着基本生存需要，而且有着基于基本生存需要之上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的异化现象使人丧失了自然主体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是不断生产出资本财富（资本）和贫穷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主要矛盾的提出，还是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①的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出，首要的都是基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生存质量，是人的自然主体性得到尊重的体现，也是人作为自然生存物的尊严的体现。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必须解决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问题。1978年邓小平到东北三省视察时曾经说道，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要通过解放、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体现出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然主体性的真正实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辉煌业绩也给予了充分证明。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 参见《回首30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伟大的历史转折》，http://www.china.com.cn/txt/2008-10/30/content_16689954.htm，2018年1月10日。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人的社会主体性的实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决定社会变革的最终力量。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践行其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却妨碍了人积极主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人们在实践中始终受到物化资本和人化资本的双重压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将批判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制度作为其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形成了以人为主体的，以劳动为根据的历史观，这是他能够展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异化劳动理论，前提就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观，即劳动是人的本质性活动，劳动是人生存的条件，也是人发展的手段，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这些本质性活动均无法实现。而《资本论》表面上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马克思在具体论述时往往将生产力的主体归结为劳动者。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得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历史，必然是一部人民谱写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①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结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运用，这一思想以承认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为前提，坚持发展依靠人民，社会变革依靠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因而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体性的真正实现。

本文作者：雍梦茜是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江苏省中特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研究员；胡立法是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周勤勤

The Idea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Yong Mengxi Hu Lifa

Abstract: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mplies the profound idea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It is people's interests that drove Marx to study political economy. Human being's natural and social subjectivity is disguised by private ownership of capitalism. However, practice is the path to the realization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and everyone's free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this new era, the thought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ought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Keywords: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eople's subjectivity

^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八：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关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http://www.wenming.cn/specials/zxdj/xjp/xxsk/db/201604/t20160429_3325073.shtml, 2018年1月10日。